

【中国历史大讲堂·文人谈史】

一梦三千年

先
秦

耶和華造人用的原料，与女媧造人用的原料基本相同：地上的泥土。不知耶和華取的是哪里的泥土，造出来的人是白皮肤；我们的女媧取的是『房州上庸界』的黄土，所以造出来的是黄皮肤。造人的方法大不同，耶和華依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并在造出的人鼻孔里吹气使活，花一整天只造了一个亚当，夏娃是后来才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我们的女媧用黄土造人，多得益善，以至精疲力竭，『乃引绳于埴泥中，举以为人』。照鲁迅先生的描写，女媧拉来一根紫藤，蘸满了泥和水，就这么一摆一抡，泥水飞溅，落到地上就成了人，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罢了……

金性尧 主编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中國現代文學史」

卷一

一步三十年

一九一一年，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白話文運動」的開始。這件大事，是由胡適之先生所領導的。胡適之先生在這一年，出版了他的《文學改良刍議》，這篇文章，被認為是白話文運動的宣言書。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之先生提出了「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言之有理」三原則，並主張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這篇文章的出版，標誌著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一九一一年，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白話文運動」的開始。這件大事，是由胡適之先生所領導的。胡適之先生在這一年，出版了他的《文學改良刍議》，這篇文章，被認為是白話文運動的宣言書。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之先生提出了「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言之有理」三原則，並主張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這篇文章的出版，標誌著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K220.9/7

2007

一梦三千年

【中国历史大讲堂·文人谈史】

主编：金性尧

先秦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梦三千年 / 金性尧主编.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7

(中国历史大讲堂·文人谈史)

ISBN 978-7-5078-2792-7

I. 一... II. 金... III. 中国古代史—先秦时代—通俗读物 IV. 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2390号

一梦三千年

主 编	金性尧
责任编辑	刘东成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18.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792-7 / K · 125
定 价	29.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女娲穿什么·····	「冯士彦」	吴洪生「1
先祖蚩尤·····	「陈益」	6
禅让·····	「扬之水」	30
闲话炎黄尧舜事·····	「邵燕祥」	34
最早的降落伞·····	「流沙河」	39
禹步探原·····	「李零」	41
禹迹寺·····	「周作人」	52
一梦三千年：周公·····	「金克木」	57
周公旦是位好父亲·····	「冯士彦」	吴洪生「62
「祸水」之「水」·····	「贾梦玮」	65
烽火映红粉·····	「赵剑敏」	71
国王的绿帽·····	「贾梦玮」	88
夏姬·····	「金性尧」	92

静影沉璧·····	「杨闻宇」	96
范蠡·····	「扬之水」	101
富贵徒骄一妇人·····	「金克木」	106
王道和霸道·····	「邓拓」	110
春秋五霸·····	「赵剑敏」	114
司马迁的遗憾和希冀·····	「冯士彦」	127
「悬牛首」而必禁「卖马肉」·····	「冯士彦」	131
燕昭王可作镜子·····	「冯士彦」	135
《六国论》要义·····	「冯士彦」	140
太后临朝始于秦·····	「金性尧」	143
孙膑的膝盖骨被剔掉了吗？·····	「李乔」	146
梦释韩非·····	「赵剑敏」	149
儒的两面·····	「何满子」	163

孔子与教育传统·····	「朱维铮」168
中国的神仙哲学·····	「林语堂」185
孔子的品格·····	「林语堂」202
谁最会享受人生·····	「林语堂」215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	「鲁迅」243
别冷落了墨家·····	「李乔」248
谁能坐怀不乱·····	「王开林」253
荒诞颜回传·····	「金克木」256
论语小记·····	「周作人」261
诗经女子选择情人的基本条件·····	「汪静之」266
《春秋》符号·····	「金克木」278

女娲穿什么

冯士彦 吴洪生

女娲，在柏扬编著的《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一书中，列于“三皇五氏”表系，名“风”，庙号“女帝”，在位“130年”。

给原本是幻想产物的神话人物以这般确切的记载，剥离其幻想外衣，近还其世俗形态，或多或少把神话现实化、历史化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是最伟大的女神。

她的主要功绩，一是创造人类或人类中的一部分——中国人；二是炼石补天，断鳌足立四极，破损而可能倒塌的苍天被她修复了；三是制乐教化天下，扫除野蛮，建立文明。

一个如此伟大，功勋卓著的发明家、工程师，可以说没有她创造不出的东西。世界上第一把扇子是谁制作的？女娲。“结草为扇”，用草编织的。有了这把草扇，才有后来的芭蕉扇、羽扇、纨扇、纸扇、檀香扇及至现代电扇。不过，

女娲“结草为扇”，却非为煽风纳凉或煽风点火，是用来挡脸遮羞的。虽然经过口头申请，经上天批准，女娲与其兄伏羲结为夫妻，但初婚时依然难免羞赧不堪。因此编结一把扇子遮挡面孔。羞赧感显然是远离了野蛮时代的文明社会之心理现象。

人们怀着对女娲的敬爱之心，代代颂扬又代代增益其德能，不断加以高度幻想化。女娲形象日趋丰富，日益完美，终于成为人类的始祖，征服自然灾害、造福后世的英雄。她“不彰其功，不扬其声”，伟大而谦虚！

女娲的故事，反映了我国远古人民最奇伟瑰丽的想象，也反映了用文字记载这想象成果的古知识份子作艺术筛选加工的审美情趣。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女娲的肠子变成了十个叫做“女娲之肠”的神，居住在栗广的原野上。郭璞的注释里竟称女娲为“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变化多端的人蛇合身神。多变善变象征其智力发达，能迅速适应多变的恶劣环境，蛇身为其许多变化中婀娜多姿的常态而已。过去寺庙里有男女人面蛇身纠缠交尾的塑像，疑即女娲、伏羲变形之一种。

至于女娲穿什么衣服，竟无记载。

别的神，譬如木神句芒，“人面，身鸟，素服”（鸟的身子，穿白色衣服）；灶神子郭，“衣黄衣”。当然，不记服饰者，不仅女娲。中国神话人物大都不记服饰。然而，女娲应是与众不同的呀！

“女娲穿什么？”女娲不穿什么。她赤身裸体。

莫非远古时中国人想象贫乏，竟想象不出女娲穿什么衣

服？这便奇怪了，既然能塑造出顶天立地的伟大女英雄，却短缺了对她区区衣饰的想象力？匪夷所思。

这使我想起《旧约·创世纪》。耶和华造人用的原料，与女娲造人用的原料基本相同：地上的泥土。不知耶和华取的是哪里的泥土，造出来的人是白皮肤；我们的女娲取的是“房州上庸界”的黄土，所以造出来的是黄皮肤。造人的方法大不同，耶和华依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并在造出的人鼻孔里吹气使活，花一整天只造了一个亚当，夏娃是后来才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我们的女娲用黄土造人，多多益善，以至精疲力竭，“乃引绳于埴泥中，举以为人”。照鲁迅先生的描写，女娲拉来一根紫藤，蘸满了泥和水，就这么一摆一抡，泥水飞溅，落到地上就成了人，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罢了；女娲抡摆得愈快，紫藤拖泥带水像烫伤了的赤练蛇似地在地上滚，泥点如暴雨飞溅开来，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啼哭的小东西，爬来爬去，撒得满地。

不免有点儿像一种游戏。女娲造的人，一是数量多，二是精工先造的富贵，粗工后造的贫贱凡庸。耶和華為亚当、夏娃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女娲自己尚且一丝不挂，怎么会顾得上芸芸众生的衣着呢？所以根本未加考虑。

这么一比较，我们便能恍悟中国特色的神话，体现了古代中国人一种脚踏实地的选择。想象不管多么奇特，表面多么荒诞不经，甚而过于幼稚的无中生有，也总归反映某种现实，超越不出当时生产力、科技水平和生态状况所能提供的物化因素。

人类裸体无衣的时代，远比华服裹体的时代长久。女娲无

衣，并非想象不周，恰恰出于尊重事实。给不给女娲穿衣裳，穿什么衣裳，在这神话故事产生之初，也许早经细致考虑，反复斟酌过，最后选择裸体。因为随便给女娲穿上什么衣服（如树叶、兽皮），都无法与古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相一致。

“女娲穿什么”的问题，我想鲁迅在创作《补天》那个老故事新编时，也不会不考虑。艺术构思跳不过这个问题。鲁迅保守了神话的本色，没有给女娲添上一丁点儿“遮羞布”。

在《补天》里面，女娲的创造物——人，倒是“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他们打仗，穿了铠甲，“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多用铁片包了全身”，也有“身子精光”，“只是腰间却也围着一块破布片”。到后来，他们“累累坠坠地用什么布似的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也罩着些不知什么，顶上是一块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这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里特意指出的：“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他们道貌岸然教训、指责和攻击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措辞极端严厉。

鲁迅以“油滑”其实十分机智幽默的笔触，将一心“补天”如女娲似的伟大女英雄也难免被罪非议的遭遇鲜明凸出，似成人世间的通例。

女娲“裸裎”，但不“淫佚”。她造人，补天，力竭而死。鲁迅作故事新编，开篇便是女娲，绝非随意选择，而是情有独钟。

对于女娲穿什么的探讨和思索，至少能给我们如下启示：

中国人选择女娲做中华第一女神，集伟大的创世功绩于其身，以此颂扬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世界文明古国的造人神话，只有中国是女性造人；补天是补的自然缺失或他人（共工与颛顼“争帝”）撞破的天！女娲的伟业具有超世价值和道德示范意义。她奋力去征服自然，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她最后融入自然。由此可知，符合自然法则的选择，是最自由的选择。

古神话作者、记载者或现代优秀新编者，他们截取、透析人们可以理解的生活面，莫不体现一个艺术原则的选择：返璞归真。衣冠楚楚（像穿了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做“克隆”术），还是赤身裸体完成壮丽的造人工程？哪种方式更接近本真？这是不言而喻的。看似荒诞，却非无稽。女娲赤身裸体可用弗洛伊德学说作顺理成章的解释。

女娲造人，又确具中国特色。中国人多而素质相对偏低的现状，还得从女娲造人后期“引绳埴泥”太快太多，近于粗制滥造寻找根本。然而女娲留给我们的罕有其匹的骄傲和光荣，理应激励我们长进，克服自身的缺憾。想起女娲至高至美与天地并存的形象，至远至广无穷无尽的惠泽，我们没有理由不选择对人性作自我修补的艰苦努力。弥补人类先天之不足，这是另一意义的“补天”。

看不出，或者只表现为显性积极功利目的；看不出，或者竟掩盖了隐性消极功利目的，经几千年过滤、积淀、定型，才使得女娲神话具有全民性永久的魅力。

无出其右的选择一旦为历史锁定，便得承认为最佳选择。这选择，是不加伪饰的。

先祖蚩尤

陈 益

—

我在宾馆宴请一位考古界的朋友。

餐厅名曰“地中海”。蚌壳、海螺、缆绳、风帆和粗糙的墙壁，营造着拙朴而原始的海洋氛围。艺术家在这里发挥才情，目的只有一个，让进门来的每一位宾客体会做人的尊严，享受现代生活的高贵。

身穿浅蓝裙服的小姐轻盈地走来，柔声询问需要什么饮料，是啤酒、葡萄酒还是矿泉水。菜肴色香味俱佳，在瓷盆中将人诱惑。这里没有喧哗，没有失态，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地交谈，话语中充满了睿智。

是的，我们很文明。我们是文明时代的文明人。谁也不会细想，我们曾经有过野蛮的祖先，我们是蛮类的后裔，而且应当由衷地为之自豪。

我的客人讲了一件事。

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干部写了篇文章，说报刊上的某些说法不准确，尽管已成为定论。比如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句话不对头。片面提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宣扬大汉族主义，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在汉族之外还有五十五个民族。即使是汉族，也未必都能与炎黄二帝扯上关系。就说世代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人们吧，他们并不是炎黄子孙。他们远古的祖先是蚩尤，是炎黄的仇敌！

他的话十分令人惊诧，有些朋友甚至以为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可是他言之凿凿，说自己便是蚩尤的后代。何以为证？拿出了一张历年祭祀祖先的画像。那画像的图案正是蚩尤！

考古界的朋友看到了这幅图案，发现他与良渚文物上刻画的神像，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不由一怔。这么说，我的先祖也是蚩尤？我的先祖曾与炎黄二帝为敌，且成了他们的手下败将？实在叫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有八十一个兄弟，全都是兽身铜头铁额，吞石咽沙，凶猛无比。他们制造刀戟弓弩，侵略其他部落，连居住在西北方姜水一带的炎帝，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炎帝没有办法，只好逃到涿鹿请求黄帝帮忙。黄帝便联合了各个部落，调集人马，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了大决战。

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在

打仗时，就把这些野兽放出来助战。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在黄帝的军队和野兽的攻击下，却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黄帝的兵士在乘胜追赶中，忽见天色昏黑，浓雾弥漫，雷电交加。原来是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操纵大风雨，为自己助战。黄帝毫不示弱，请来了天女魃止雨驱风。天女魃神力无比，一刹那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蚩尤终于败北。

获胜的黄帝，自然受到许多部落的拥护，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但后来，炎帝和黄帝也发生了冲突，在阪泉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了。从此，黄帝完全巩固了在中原地区各部落中的统治地位。炎帝和黄帝本来就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这正是“炎黄”一词的由来。

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有着多少合理的臆造和失衡的夸张，自不待言。多少年来，就这么绵绵延延地流传着，没人提出异议，似乎也没有必要提出异议。

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书中关于炎黄与蚩尤的征战，只有寥寥几句：“……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之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太史公按照远古传说编写的帝王简史，言之有征，且几乎都被历代出土文物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证实。他很技巧地将笔力集中在尧、舜二帝身上。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如果在另一位史学家手里，完全可能多花笔墨大加描绘，然而他却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

于是文章的重点突出了，由黄帝开创，由尧、舜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帝王事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历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炎黄是令人崇敬的胜利者，而蚩尤则是失败的英雄的代表。将一个形容丑陋的失败者认作祖先，恐怕谁也不愿意。中国人的为亲者讳，也许是从回避蚩尤滥觞？然而，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蚩尤的存在不可抹杀。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蚩尤被黄帝击败后，他的部落究竟去向何处？蚩尤族是被全部消灭了，被逐渐同化了，抑或还有别的存在方式？

常识告诉我们，即使是要消灭一种有害的昆虫或病菌，也无从谈得上彻底干净，何况蚩尤族曾经是一支强悍而先进的南方大部族……

果然，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邹县和陕西延安一带，发现了明显带有良渚文化特色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与之颇有区别。

不止这些。在分布于伊、洛、颍、汝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中，也显露端倪。

二里头文化早期，应该是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玉器，尤其是玉琮、玉钺，以及漆器、丝麻织物等，似乎都是良渚文化的延伸，与龙山文化倒是较有差异。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炊器主要是深腹罐和鼎，良渚文化的炊器主要也是釜和鼎；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宫殿建筑遗址，良渚文化中的“土筑金字塔”，也是经过人工夯打而修筑的高土台。

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空间距离，何止是千里之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共同点呢？我们至少可以设想这样的原因，一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精华，诸如玉器、陶器、丝麻织物等等，乃至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工匠，经由掠夺或贸易交换等方式，带到了遥远的北方。二是良渚人——蚩尤之后的九夷族在经历了大规模战争以后，流亡到了今天的山东、陕西、河南等地。

再看典籍，却也与之吻合。前秦王嘉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邹屠之地，难以查考，可也有人认为是今山东邹县一带。有北之乡则是指北方高寒地区。蚩尤被黄帝大败后，族人中有许多成为俘虏，迁往有北之乡。陕西延安一带曾出土过二百多件良渚式玉器，或许正是这批俘虏迁徙时带去的呢。

黄帝征服了蚩尤，蚩尤的许多文化因素却仍顽强地保留下来，且给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去长久的影响——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以及一些青铜器的形制，不正明显带有良渚文化的色彩？

原来，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之后，往往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让我们看看欧洲历史。当西罗马帝国摇摇欲坠时，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加速了它的瓦解。野蛮的日耳曼民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查理曼帝国，这个帝国后来分裂成为德、意、法三国的雏形。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入侵不列颠，这就是英